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

陈毅元帅

王 昊著

『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

没有乌纱帽的外交部长，倒成了打开中美关系的策划人。

半个世纪前的旧话：并不浪漫的浪漫史。

陈毅同志去世多年后，还有人祝愿他健康长寿。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

王 昊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 吴早文

封面设计: 陆震伟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

王 昊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杰申电脑排版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插页 3 字数 317,000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21-1426-0/I·1121 定价: 18.30元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
陈毅元帅

叶飞



叶飞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目 录

第 一 章

- (1) 军长的一句话,决定了一个小兵的人生道路…………… 1
- (2) 陈毅同志去世多年后,还有人祝愿他健康长寿…………… 7
- (3) 一位不速之客,抱着陈老总的骨灰匣,号啕大哭…………… 10

第 二 章

- (4) “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 14
- (5) 有关的一些情况:“AB 团”,李韶九,富田事变…………… 20

第 三 章

- (6) 半个世纪前的旧话:并不浪漫的浪漫史…………… 29
- (7) 半个世纪前的旧话:中国旧式的“才子佳人”式的浪漫史…………… 34
- (8) “天国”幻灭,乌云遮日,陈毅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 36

(9) 认识到不革命就没有出路,才下决心干革命	45
(10) “谁知胜算指挥者,曾是当年文会人。”	48
(11) 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长,“三·一八” 天安门国民大会和游行示威的组织者	54
(12) 陈毅有个熟人李鹤林,当年也是个知名的 “革命人物”	60

第 四 章

(13) 周恩来说:“派你的职务小了点,你不要嫌小呵!”	65
(14) “哪怕他枪林弹雨,我这时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71
(15) 从武汉到南昌,从南昌到宜黄,一路艰险	75
(16) “职务小了点”的团指导员成了人民解放军的 缔造者之一	80

第 五 章

(17) 两件大事:湘南八月失败和红四军第七次 党的代表大会	88
---	----

第 六 章

(18) 第一支起义的白军和对它的改造	107
(19) “去报告,做买卖的又来了。”	112
(20) “林彪根本是个逃跑分子!”	117

第 七 章

- (21) 无可奈何地躺在担架上为长征的战友送行…………… 126
- (22) 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坚强的
表现…………… 132
- (23)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纪才,却是个真正的无产
阶级革命英雄…………… 147

第 八 章

- (24) 要善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局部反攻掩护退却 …… 156
- (25) 北山事件的教训:叛徒是最大的祸害…………… 161
- (26) 讲点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医和钱……………170

第 九 章

- (27) 自称是“史铁儿的好友”,致书鲁迅…………… 179
- (28) 一场惊人的险遇…………… 185
- (29) 从粤赣丛山中的诗篇说起…………… 192
- (30) 从钟鼓岩到赣州所向披靡…………… 196
- (31) 一场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误会,陈毅差一点掉
脑壳…………… 204
- (32) 一首难解的诗,一个寻觅不着的女人,一封迟到的
唁电…………… 214

第 十 章

- (33) 该挨梭镖的蠢猪,七条半枪进茅山,“左倾”的
日本战俘…………… 220
- (34) 茅山乾元观,王道士,管半仙…………… 227
- (35) “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
是反对外国侵略的…………… 234
- (36) 介绍一个国民党员、县教育局长参加中国共产党,
还任命他为团长…………… 249

第 十 一 章

- (37) 从一篇文章的删节和附注说起…………… 258
- (38) 陈毅给不少人改名字,不是个人的爱好,
而是斗争的需要…………… 264
- (39) 调枪,史沫特莱帮了一点忙…………… 270
- (40) 作曲家对陈毅所作歌词的理解和评说…………… 273

第 十 二 章

- (41) 黄桥决战:陈毅在战略决策、战役组织和战斗
指挥上的才干确是无与伦比…………… 285
- (42) 陈毅确定发展苏北的策略方针是:击敌、
联李、孤韩…………… 294

- (43)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313

第 十 三 章

- (44) “人的一生基本上有三个会议：祝捷会、斗争会、
追悼会。”…………… 323
- (45) “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贼进攻必败。”………… 330
- (46) 陈毅遭到内外夹击，碰到了饶漱石…………… 346
- (47) 淮南有个黄花塘，小小塘里也会掀起大风波 ……… 350
- (48) 离开华东了，在“逐鹿中原”中显身手…………… 360
- (49) 协调和不协调的变奏曲：“郭猫儿”和“陈 Forward”
三十年不同寻常的交往…………… 366

第 十 四 章

- (50) 终于让他们领教了陈毅的“厉害”，明白了共产党
说话是算数的…………… 378

第 十 五 章

- (51) 早在延安时期，就是没有头衔的外交官…………… 394
- (52) 临沂接见“洋人”，济南、徐州飞来飞去，
军长成了外交家…………… 399
- (53) 提倡围棋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兴趣…………… 406
- (54) 元帅与元帅的交往，蒙哥马利的“三大基本

原则”.....	411
(55) 没有乌纱帽的外交部长,倒成了打开中美 关系的策划人	416

第十六章

(56)《南征北战》、《东进序曲》	425
(57) “二月逆流”还是二月洪流,历史已有结论	431
(58)“脱帽礼”惹来的“帽子”,阐述真理却变成了 “黑话”	441

第十七章

(59) 陈重坤和“王姑夫”讲陈毅和陈毅家史	452
(60) 自述家史和外祖父留给的印象	455
(61)“二十年烽火,满地干戈,弟出入其中,了无牵挂, 惟有亲亲骨肉之系念.....”	458
(62) 陈重坤、“王姑夫”收到了二嫂来信	472
(63) 破腹以后,突然发现结肠部位有肿块	475
(64) 联邦德国的一位上校说:陈毅元帅临终应该听 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	484

第十八章

(65) 奈何桥下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488
----------------------------	-----

第一章

(一)军长的一句话，决定了一个小兵的人生道路

我原是陈毅元帅麾下的一个小兵。

当我从上海离家出走到苏中参加新四军的时候，陈毅同志是新四军代军长，我呢？15岁的娃娃兵。那是1941年，离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

过了两年，团部油印报缮写员，人们都叫他“瞎子”的夏雷，拿出一张珍藏的木刻人头像给我看，问我：“见过这张木刻像吗？”我问：“谁？”他大为惊奇但也很为矜持地说：“你连他也不认识？！啊，陈毅，陈军长呀！”我并不惭愧，的确，我没有见过陈毅同志，不可能认识他。那张木刻像是既形似又神似的，后来我见到陈毅同志时，一下就认出来了，就因为我曾经长时间地观摩了那幅木刻作品。那作品，是鲁莽创作的。鲁莽，据我在上海学画时的同学告诉我：原名李绚年，也就是建国后著名的诗人：芦芒。因为陈老总，我把那木刻作品，把那作者在脑海里铭记了半个世纪。

那时候，陈毅同志并不给我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大孩子

留有深刻的印象，留下难忘印象是以后的事。我在上海读到的我党办的或我党影响下出版的书刊中，介绍和描述陈毅同志的篇章是很少的。我印象深的倒是《铁人项英》之类。但是，我读到一篇诗人辛劳写的《〈捧血者〉序诗》，为陈毅同志留下了一位将军兼诗人，或者说诗人兼将军的鲜明形象。附带说一下，我在1953年买到一本《森林诗刊》之一的《捧血者》，而辛劳却在整十年前，在江苏宝应落入江苏省国民党顽固派当权者韩德勤的魔掌而历尽折磨瘐死狱中。这诗集很可能是诗友们对他的祭奠，我一直把这本薄薄的而又沉重的诗集珍藏在我破烂的书籍里，以后送给了和他同在新四军服务团创作组工作过的王于畊同志。

但是一个小兵和军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长，而是共产党领导下华中地区十万大军的统帅，十万比一，伟大与渺小，能有什么纠葛呢？

有！非但有，而且由于军长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政治生涯！

我是1941年12月上旬参加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的，分配在战地服务团任团员。1942年初参加了靖泰战役。当然，参加战役的说法是有点夸张的，无非是动员民工、看护伤员之类的战勤工作，但对刚参军的学生子还是有经历战争锻炼的喜悦的。然而，随喜悦而来的却是灾祸，战后，我刚回到服务团，随几个同志被旅政治部锄奸科逮捕了。罪名是“托派分子”，一个叫做“真理团”“托匪”特务团体的成员。一个月后，我和另外三个同志在没有“结论”和“判决书”的情况下释放了。不久，在规模不小的公审会上枪毙了两人（现在证实，这

是两位最忠实的同志),还有几个同志被开除了军籍。

这个打击当然是很大的,何况我只有十五六岁。我在最苦恼的时候,曾经向和我一起释放的施洛同志提出:“这里委实待不下去了。你是浙东地方党员撤退到上海的,你有熟悉的同志,我跟你一起到浙东去吧。”我永远感谢施洛同志的提醒,他说:“不行,要经受考验。这里的事这里解决,否则会弄得更加复杂的。”他的话提醒了我!但是我总是受着自己的煎熬……

我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地点是在江苏省东台县三仓河不远处的海滨村落:北行。部队整训,热火朝天的练兵。政治处主任朱启祥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讲我听,很遗憾,我听进耳朵里的不多。但有几句话我却记了半个世纪:

“关于审查‘真理团’的问题,陈老总说了,全国也没有几十个‘托派’,都是些耍笔杆子的老家伙,他们能来跟我争华中这块天下?笑话!没有那回事!‘逼供信’要不得,把那些娃娃们都放了!”

我头上的金箍一下就松下来了,奔跑到惟一的槽坊里,买了一瓷缸刚滴下来的烧酒,酒师傅叫做“元泡子”的,咕洞洞一口气喝下……

世上巧合的事情是很多的。“无巧不成书”,这是想象力对于艺术构思最好的概括。然而,生活比艺术家的想象力更为丰富,我想,这可能是生活比艺术更复杂更丰富的原因。1942年冬,我在新四军泰州独立团第二营任干部文化教员。这个营就在敌伪据点姜埕南面几里、几十里处活动,流动性很大。

有一天中午，我到营部吃饭，突然看到一位穿着一身新制中式黑棉袄裤，头戴深灰氈帽的年轻同志。我愣了，他也愣了。这是逮捕和审讯我的旅锄奸科长毕鉴明同志。我们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重逢。他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走后，营政治教导员李树人同志有意识地告诉我：毕科长因为犯了工作上的错误，下到高邮县当公安局长去了。李树人同志还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听懂的话：“陈老总这个人，大事气魄宏伟，小事明察秋毫。”

解放战争后期，毕鉴明同志改了一个名字，在我所在的军部担任保卫部长，1949年夏天就去世了。很可惜，因为他不在人世了，清楚的事情也就有点说不清楚了。1956年给我看了有关我的审干结论：“撤销‘托派’嫌疑。”还说“多年来没有发现破坏活动”。这使我极为不满，拒不签字。我说：1943年华中保工会议已经对“真理团”冤案作了结论，而且称为“逼供信的典型”，毋须重作结论。那位同志却说：“真理团”案件当然有结论了，但各人的政治面貌必须各自负责。我笑笑说：“除了‘真理团’事件，我还有什么面貌呢？”那位同志想讲也没啥好讲了。这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当然，这有不良后果的，特别是碰上个什么“运动”。

毕鉴明同志与我毫无个人恩怨。记得那天我被逮捕到旅锄奸科由他审问。他看到我只是一个15岁的大孩子时，颇为吃惊地反复核实我到底是不是姓王名昊的“托派头目”？很久以后，我反倒颇有点“自豪”，在15岁少年时竟被有关机关认为是个“头目”人物，实在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后来我知道：当时的上海地下党的学委转来了有关我们的材料，而且

派人跟着我们同来新四军的。我们这些大孩子凭着一腔热情，采用抗战初期的群众工作方法，办读书会，出刊物，这和地下党“隐蔽精干”的方针是相违背的。何况“皖南事变”后，我们激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怒，批判他们多了，有些文章也过火了。确是事出有因的。毕鉴明同志也算认真的，他是从先我逮捕的那个同志那里知道我是“托派”的。那位同志是当时上海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拉”我作“托派”，“根据”是他曾在王独清的追悼会上见到我。毕鉴明还是很郑重的，问了我“追悼会”上的穿戴。他见我是大孩子，也是很谨慎的。他问我：“知道王独清吗？”我说：“我读过他的《圣母像前》，创造社的诗人。”他感到兴奋，忙问我：“他的政治情况呢？”我不懂，迷惘地看着他。他急了，喝道：“他是‘托派’，你知道。”这倒提醒了我，我说：“我看到《宇宙风》上的一篇文章里说他是‘托派’。”他停了对我的审问，和一位姓徐的干事说了几句话，然后和颜悦色地问我：“你有没有一套藏青色西装？”我说：“有。”他又问我：“打不打一条黑底小红花的领带呀？”我说：“常打的。”不是正对嘛！和那同志提供的完全相符。他就桌子一拍……

那时候，这位科长也只有20岁出头呀！他忘掉了我和那位同志在上海就是老相识，怎么会不知道我穿的衣服和结的领带呢？！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幸见到了当年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军法官苏岗（冯贤弼）同志。当年的锄奸部长汤光恢同志到我们军担任政治部主任，苏岗是我们师的保卫科长。他们是当年处理“托派”案件的。现在摘引苏岗发表在《江苏党史文萃

(总第8期)》上《陈毅军长指导我执法》中的一段：

我到军法处工作，首先参与甄别了一批托派案件。1939年康生搞的肃托扩大化，也影响到新四军各部队。皖南事变后，从敌占区来参加新四军的一些青年中，有的被怀疑为“托派”分子而被关押、审查。一师、二师、四师都出现了扩大化。我记得当时一师用逼供办法，追出了一些“托派”分子，其中还错杀了两个。少奇、陈毅发现了这个问题后，立即指令各师将“托派”头头全部送到军部来审理，指定汤光恢和我具体负责。到1941年底，一、二、四师一共送来21个“托派”头头。我们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一个个地予以甄别。至1942年底，对这21个同志全部作出了不是“托派”分子的结论，并分配了工作……”

时隔45年后，在北京，我那一案的“托兄”来我家。他已经退到二线了，担任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他虽已饱经风风雨雨，仍是十分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一被押送到新四军军部，军法处苏岗就来对我们说：陈军长说了，党是相信青年人要革命的，一定弄清你们的问题。他还没有讲完，我就痛哭失声了……”

我常常想起我那位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教导员李树人同志的话：“陈老总这人，大事气魄宏伟，小事明察秋毫！”一个军长也就和一个小兵发生了联系。

(二)陈毅同志去世多年后,还有人祝愿他健康长寿

我参加新四军后,分配到第一旅战地服务团工作。团员们绝大部分是上海下来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但也有唯一的例外:本地的女孩子陈导民。

陈导民,那年大概13岁,个子倒不矮,白白净净,眉清目秀,剪了个小分头,加上右上排牙齿长了一枚小虎牙,分外英俊,确像个大男孩。因此常闹点笑话:到老百姓家里上“马桶”,常常给大妈大嫂赶出来……

她的父亲名叫陈玉生,是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陈玉生同志是江苏泰兴人,所以本地人都亲昵地叫他“瓦格(我们的)司令”。但是这位“瓦格司令”的“千金”在战地服务团却没有“优待”,和我们一样是个“小兵”。

陈玉生同志于30年代初就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失掉组织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拉起了一支游击队,要个正规番号,就依附于苏中地方势力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当了个支队长。苏北特委解决了他的党籍问题,并向陈部派出了干部。郭村战斗时,战场起义,随后任苏中行署保安司令,以后任第三分区司令员。

当时,我们见的这位“瓦格司令”是蛮亲切的,有点农民憨厚样。年轻人崇拜的却是“瓦格司令”的夫人“杨团长”。杨团长名叫杨桂芳,和“瓦格司令”一起拉部队闯天下的。陈玉生当了三分区司令员后,手下的“起手弟兄”们却感到实权没有了,鼓捣杨桂芳说:“陈司令算什么司令?空头司令!兵权都搞